

本期关注:儿童友好让教育生态更美好

编者按: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的重大工程。目前,全国已经有100多个城市正在创建儿童友好城市。幼儿园、学校该如何借助儿童友好理念和城市发展契机,让儿童成长环境更友好、教育发展更美好?本期校家社周刊聚焦儿童友好理念支持下的学校、幼儿园和家庭协同育人实践,并选取中国教育学会年度重点规划项目“基于社会情绪学习理念与实践的‘儿童发展友好园(所)’创建模式研究”的部分研究和实践成果,以飨读者。



深圳市第六幼儿园农耕园的雨水池里,孩子们与水中的小鱼欢乐互动。 蔡信能 摄

■ 幼儿的参与使空间建设更具生命力, 随着幼儿的成长可以不断迭代升级

张晓波

随着儿童友好理念的深入人心, 幼儿园空间环境逐渐从单一功能场所转向儿童成长的支持性生态系统, 实现了教育需求向空间设计的有效转化。这种设计不仅确保了空间功能与教育目标的深度契合, 更赋予使用者对空间的所有权和归属感。深圳市第六幼儿园“魔方四季”项目通过原址重建, 以“多方参与式设计”为核心, 探索建筑与教育的深度融合。该项目荣获国际 WELL 健康建筑铂金级认证及亚洲教育环境设计金奖, 成为儿童友好型幼儿园设计典范。本文旨在解析其设计实践经验, 为学前教育空间环境优化提供借鉴。

建筑色彩与教育理念的共生

“魔方四季”项目建筑色彩设计将教育理念融入空间视觉语言。幼儿园建筑以白色为基调, 象征幼儿如白纸般充满无限可能。地面的咖啡色调呼应“魔方大地”设计主题, 隐喻“人生百年, 立于幼学, 幼儿教师应像大地一样帮助幼儿从小扎好根”的教育理念。园服设计也融入大地咖色, 使园服与建筑立面形成相似的色块组合, 这种设计让教师和幼儿成为“行走的色彩”, 使整个幼儿园环境更具整体性和动态感。彩虹色系则象征幼儿的发展潜能, 寓意丰富多

彩的人生。这些色彩设计成为教育的一部分, 超越了传统幼儿园“静态空间”的局限, 让色彩成为连接教育者、幼儿和环境的纽带。

绿色建筑与生态教育的协同

“魔方四季”项目以国际领先的 WELL 健康建筑标准为框架, 从空气、水、营养、光、运动、热舒适、声环境等十大维度进行系统性优化, 成为中国首个荣获 WELL 铂金级认证的幼儿园。建筑通过南北通透布局, 最大化引入自然通风与光照, 减少对人工照明和空调的依赖。室内空气质量通过新风系统严格把控, 为儿童提供健康安全的增长环境。这个项目坚持不做二次装修, 倡导并实施旧家私再利用。如“会呼吸”的鞋柜, 由旧玩具柜底部加装方向橡胶轮而成, 幼儿午睡时鞋柜被推到室外采光优越、通风良好的安全区域, 流动的空气不仅可以清除鞋内异味, 也保证了室内空气的健康。这些改造不仅赋予废旧物品新的功能与美学价值, 更成为生态教育的生动载体。

空间尺度与教育活动的适配

“魔方四季”项目努力做到以幼儿为中心, 遵循其身心发展规律, 打造了自主性、开放性、多样性、复合化以及流动式的活动空间。在班级教室的布局上, 小班分布于二、三楼, 采用独立空间设计, 缓解新生的分离焦虑, 同时通过上下楼梯促进孩子大肌肉的发展; 中班采用连通教室, 开放空间助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 大班主要设在一楼, 连通户外, 形成无边界场域, 满足这个阶段孩子需要更广阔活动空间的需求。幼儿将在三年“魔方时空旅行”中, 体验班级不同、走廊不同、角角不同的空间变化与多样性。此外, 项目还创设了丰富的共享空间, 如阳光餐吧、悦享图书馆、下沉式音乐厅、大露台、冥想屋等, 成为幼儿无边界游戏与交往的场所。所有共享空间与教室高度融合, 最大化利用每一寸场地, 并通过安全设计及视线互通, 提升环境的整体安全性。

空间留白与教育生长的平衡

传统的幼儿园环境设计往往由成人

主导, 而“魔方四季”项目让幼儿成为空间的创造者, 如幼儿可以通过绘画表达“我心中的连廊”。经过讨论, 大家从中提炼出玉带“怀抱式”连廊的雏形, 最终形成“玉带环腰”的立体廊道系统。该廊道系统既是幼儿无边界的游戏空间、无障碍的风雨长廊, 同时也是立体的遮阳系统。儿童参与式设计遵循全生命周期设计理念, 幼儿的参与使空间建设更具生命力, 随着幼儿的成长可以不断迭代升级。

生态环境与儿童发展的联结

幼儿园的空间环境强调真实自然, 充分利用院落、廊台、楼顶屋面开辟出果园、花园、农耕地。幼儿通过触摸、观察、聆听和嗅闻等丰富的五感体验感知自然界的丰富多样, 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如“刺刺花园”集中展示了带刺植物, 通过安全动线设计与教师引导, 培养儿童的风险认知与应对能力。在这一区域, 幼儿通过亲身经历和互动游戏理解潜在的危险, 并学会如何安全地与这些植物互动。此外, 教师还通过引导式教育, 帮助孩子们建立起对风险的基本认知, 并教授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出安全的决策, 从而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美学空间与审美教育的融合

幼儿园的美学空间从建筑外观、装饰材料、家具、软装、环境表征、园服标识、园所标志等方面进行空间视觉一体化设计, 处处蕴含艺术大师的作品元素。在建筑设计与构造中, 我们融入了马蒂斯剪纸艺术、莫奈的花园、安妮·莫里斯的雕塑等艺术大师的经典创作元素, 创设了一个潜移默化的美育环境。这样的环境不仅美化了空间, 更在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的审美情趣和艺术鉴赏力, 使得美学教育与空间设计达到了深度融合。我们鼓励幼儿通过废旧材料、钢琴彩绘等装置艺术环境, 将他们的创意和想象力融入到空间设计中。通过这样的方式, 幼儿在时尚的美学空间中与艺术家对话, 在美育活动中得到艺术的熏陶和心灵的滋养。

(作者系深圳市第六幼儿园园长)

家长参与教育环境创设带来改变

“2号院子”的儿童友好生态重构

王岚

在江苏省南京市宁夏路2号, 一座3500平方米的民国建筑正演绎着家园共育的现代叙事。2021年, 当三八保育院受命重启这座尘封多年的院落, 将其打造成孩子们的成长新天地时, 家长、教师与幼儿共同开启了一场儿童友好教育生态的重构实验。在共同创造儿童成长空间的过程中, 家长角色转变带来了更加友好、合作的家园关系。家长们从传统支持者转变为教育共建者, 让“2号院子”在新时期成为家园协作、共育新苗的温暖家园, 成为孩子快乐成长的友好乐园。

家园携手共建, 家长的参与让“2号院子”更美好。当草莓园建设启动时, 一场“吨级土行动”开始了, 家长们自发组织, 自愿提供种植土, 每家50公斤, 累计为“2号院子”运输来近5吨土壤。这一行动的意义远超物资支持——家长和孩子共同填土、移栽, 让设计变为现实。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共建者, 家长角色转变的背后, 是教育参与模式的革新。这种转变与角色理论中的“动态实践”不谋而合。在此过程中, 家长逐渐从资源提供者升级为课程共建者, 家园关系从单向支持转向协同增效。

旧院落改造变成教育赋能, 实现了家园共育的深化和升华。随着工程的推进, 家长们施展专业特长, 将旧院落改造变成了教育赋能。在建小桥和设计船只活动中, 有工程专业背景的家长深入浅出地讲解结构力学知识, 引导孩子理解材料承重原理; 在烤红薯土窑搭建中, 长辈们现场指导夯土调配和通风设计, 将日常场景转化为生动的 STEM 教育实践。这样的专业支持不仅丰富了教育内容, 更让孩子拓展了视

野, 创造了更多接触多领域知识的机会, 孩子们在“玩”中建构知识网络, 家长则成为知识迁移的桥梁。

在香草园的规划与建设中, 家长们积极自荐, 踊跃在班级群分享自家阳台和花园的设计经验。他们主动请缨, 结合专业知识与生活经验, 将孩子喜爱的螺旋式展台融入设计, 并充分考虑园内可用材料及孩子的操作能力, 精心绘制出色彩明丽且具可行性的图纸。这种全方位的投入不仅实现了家园共创, 更为幼儿园空间和环境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家园共育实践的深入, 不仅形成了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的家园友好关系, 家长的教育观念也在逐渐转变。在参与幼儿园活动过程中, 家长们体会到“留白教育”的价值, 从最初的包办干预, 变为适度支持、耐心观察。他们惊喜地发现, 孩子们在活动中展现出与在家中不同的一面, 变得更加主动、勇敢、富有想法和活力。他们慢慢意识到, 每个孩子都有独特的成长节奏与潜能, 过度干预可能抑制孩子的自主性、创造力等关键能力的发展。家长们在参与的过程中也在学习如何在适当的时刻放手,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自由成长。

“2号院子”里的家园共育实践证明, 家长全方位投入教育环境创设, 能实现角色的多态突破, 他们不再仅仅是资源的提供者, 更成为幼儿园课程建设的专业顾问; 他们既可以是幼儿园项目共建的参与者, 也可以是教育理念的践行者。这种角色的突破让家园关系更加友好、融洽, 也带动了幼儿园儿童友好生态的建设, 让幼儿园成为真正吸引孩子们的有魅力、有温度的地方。

(作者系三八保育院院长)

儿童在参与中收获成长

李秀玲

在儿童友好理念深入人心的当下, “让每一份童见被看见”, 正是我们在幼儿园儿童友好家园共育参与式机制实践中的核心追求。这不仅让幼儿在参与中收获成长, 也让家园共育焕发出新的活力。

随着儿童友好理念的传播, 我们明确认识到, 幼儿虽然年龄小, 但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想法、感受和需求。于是, 我们决定打破传统模式, 构建以幼儿参与为核心的儿童友好家园共育机制, 让幼儿、教师和家长三方共同参与到幼儿园的教育和管理中来。

一是创设幼儿发声小天地, 倾听“童言童语”。

为了让幼儿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们在幼儿园设置了多种表达平台。例如, 设立“儿童议事角”, 幼儿每周固定时间进行讨论, 话题涵盖幼儿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次关于“幼儿园植物角布置”的讨论中, 孩子们纷纷提出自己的想法: 有的说要种五颜六色的花朵, 有的提议铺一条小石子路, 还有的希望设置一个小池塘养蝌蚪、养角蛙……孩子们有太多的奇思妙想, 教师将这些想法整理记录下来, 成为和孩子们一起设计和布置植物角的重要参考依据。

二是设计多元家长参与活动, 与幼儿共同成长。

家长是家园共育的重要力量, 我们邀请家长深度参与幼儿园的各项活动。如“家长助教”活动, 职业为医生的家长长超科普达人, 通过生动有趣的演示和互动, 让孩子们既直观地了解到健康和医学方面的知识, 还在动手实践中锻炼了观察能力与探索能力。在“亲子共创”中, 家长与幼儿携手合作, 共同完成了“会举手的机器人”“磁铁对碰”“虹吸现象”等趣味科学小实验。活动中, 孩子们充分发挥天

马行空的想象力, 家长也深入了解了孩子的奇思妙想与真实需求, 亲子间的默契在协作中不断升温。

三是重塑教师角色定位, 做好成长路上引路人。

教师是幼儿学习旅程中的“脚手架搭建者”与“意义建构协作者”。教师通过观察记录幼儿的的游戏行为、对话中的思维火花, 精准锚定他们的兴趣点, 以开放式提问、情境创设等方式激发幼儿的探究内驱力。我们倡导教师践行“非评判性回应”策略, 比如用“你发现了什么”“还可以怎么尝试”等启发性提问, 将话语权深交还儿童。在家园协同维度, 教师以“教育叙事者”的身份, 运用学习故事、成长档案等可视化工具, 将幼儿的学习过程转化为与家长对话的生动素材。通过双向信息流通, 构建家园学习共同体, 让教育支持从园所延伸至家庭, 实现全场景育人闭环。

在构建以幼儿参与为核心的儿童友好家园共育机制过程中, 幼儿的成长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儿童议事角”的讨论中, 许多小朋友变得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幼儿对幼儿园的归属感和喜爱程度也大大提高, 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想法被重视, 更愿意参与到幼儿园的生活里来。

参与式机制也有效促进了家园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家长通过参与幼儿园的活动, 对幼儿园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同时也更加理解幼儿的需求和想法, 增进了亲子感情。

通过倾听幼儿的声音, 我们对幼儿园的环境、课程等进行了优化和调整, 使其更贴近幼儿的兴趣和需求, 更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特点。我们希望每一份“童见”都能在幼儿园的教育中绽放光彩, 真正实现儿童友好的家园协同合作。

(作者系哈尔滨市直机关幼儿教育发展中心主任)

探索建筑设计
与教育理念的
深度融合
空间友好让教育更美好



◀ 深圳市第六幼儿园的孩子在快乐涂鸦。 薛晓倩 摄

儿童友好学校建设需处理好三个关系

滕璐

“儿童友好”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基于1989年联合国颁布的《儿童权利公约》提出的重要理念, 其核心是保障儿童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199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居署首次提出“儿童友好城市”倡议, 旨在推动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过程中注重儿童发展需求和权利, 确保儿童能在安全、健康、包容的环境中成长。目前, 全球大概有3000多个城市加入了儿童友好城市倡议。我国也于2021年发布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2025年, 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 推动儿童友好理念深入人心”, 并要求在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充分体现儿童友好理念。

在此背景下, 建设儿童友好学校成为实现“儿童友好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是儿童成长的重要场所, 特别是幼儿园、小学、初中是落实“儿童友好”的重要场所, 在建设“儿童友好学校”的过程中, 亟须处理

好以下三个关系。

第一, 处理好传统“慈幼”思想与“儿童友好”的关系。尽管“儿童友好”是一个舶来品, 但我们接受起来并不陌生, 这是因为它与我国的“慈幼”传统一脉相承。早在西周时期, 《周礼》就指出, “慈幼, 谓爱幼少也”, 并将“慈幼”作为地方官员第一优先的施政要求。我们所熟悉的孟子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表达的也是类似的思想。但我们必须看到, “慈幼”根植于儒家仁爱思想与佛家慈悲思想, 一方面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和慈善观念, 另一方面也有深刻的长幼尊卑烙印。在传统的“慈幼”思想中, 儿童是不具有独立主体性的, 是父母乃至家族的附属品, 这与“儿童友好”有着本质的区别。1928年, 我国社会各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慈幼运动(或称为儿童幸福运动), 主张儿童权利和“慈幼建国”, “慈幼”思想具有了更强的公共责任感, 但儿童的独立主体性没有真正确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倡导的“儿童友好”是将儿童视为独立的主体, 强调儿童与成人具有同等法律权利, 强调尊重儿童权利, 这一点与传统的“慈

幼”思想有着本质区别, 也是现代社会儿童观的重要基石。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 “儿童友好”就只能流于口号。当然, 儿童的身体发育、心智模式都不能与成人同日而语, 在尊重儿童主体性的同时, 要发挥成人的引导作用和养正功能。

第二, 处理好家庭、学校、社会的关系。“儿童友好学校”的建设当然需要家校社的通力协作, 但作为幼儿园和学校, 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家长和社会资源, 另一方面也要深入地思考, 幼儿园和学校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前段时间, 日本媒体就报道, 很多家长抱怨各种打着“家校合作”名义的活动让他们不堪重负。家庭和学校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 如果没有边界, 甚至角色错位, “家校合作”可能就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同样, 社会其他机构如医院、公园、场馆积极投身儿童友好城市的建设是好事, 但同样不能替代幼儿园和学校的作用。以“儿童友好”强调的参与权为例, 就算社会其他机构为儿童提供了参与讨论的场所和空间, 但如何参与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如何促进儿童有效地沟通与交流, 这是